

吳文藻主編

社會學叢刊 甲集第四種

生 育 制 度

費 孝 通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吳文藻主編

社會學叢刊 甲集第四種

# 生 育 制 度

費孝通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82023·2)

社會學叢刊  
甲集第四種  
生育制度 一冊

定價 國幣柒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

著 者 費 孝 通

主 編 者 吳 文 藻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 派 與 匯 (代序)

- |             |             |
|-------------|-------------|
| 一、代序的話      | 二、釋派與匯      |
| 三、社會思想與匯    | 四、社會思想與派    |
| 五、社會思想與社會理想 | 六、社會理想與哲學概念 |
| 七、社會思想分派的利弊 | 八、社會理想分派的利弊 |
| 九、治標的祛弊論    | 十、論新匯的可能    |

### 一 代序的話

對於孝通的作品，借了作序之名，我又取得一次先觀爲快的機會。

這是孝通六七年來在西南聯合大學與雲南大學開授的一個學程，就叫做生育制度。其實所論的不止是生育，凡屬因種族綿延的需要而引伸或孝通所稱『派生』出來的一切足以滿足此基本需要、衛護此重大功能的事物，都討論到了。它實在是一門『家庭制度』，不過以生育制度爲名，特別從孝通所講求的學派的立場來看，確更有點請一筆之妙。這也是他關於此學程的全部講稿，歷年以來，不斷的補充修正，才告完成；祇有最後的一兩章是最近補寫的，因爲剛從西南避地歸來，旅途困頓，行止不常，又值天氣悶熱，與西南的大相懸殊，文思汗汁，同其揮灑，極感不能暢所欲言的苦痛，孝通自己頗有因此而將全稿擱置的意思，後來還是經我的勸告，才決定姑先付印。<sup>①</sup>人生幾見玉無瑕，何況瑕之所在

是很有幾分主觀的呢？又何況此瑕不比彼瑕，前途是儘有補正的機會的呢？

將近二十年前，我對於家庭問題也曾寫過一本書稿，自此迄今，也曾不斷的有所論列。我們先後的嘗試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從生育的功能出發。不過有一點是很不同的，我所注意的是問題，不是制度本身；問題需要解決，所以我的用意是在提供一些改革的意見與方案，屬於下文所謂社會理想的一路；我的眼光是直截了當的優生學的，屬於下文所敘到的生物學派。孝通的則不然。他所注意的是制度本身，用意是在就種族綿延的起點和制度完成的終點之間那一大段社會的與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他的目的是在研究；他的嘗試是學術性的，而屬於下文所稱社會思想的一路；他的眼光則屬於下文已略有說明的所謂功能學派，是社會學派或文化學派的一個。好比造房子，孝通所關心的是，從居住的需要開始，到建築的完成為止，一面要看房子是怎樣構造起的，一面也招呼到和居住直接間接有關的種種需要，和此類需要的未嘗不因房子的構成而獲得滿足；我的卻僅僅表示了一個有好房子住的希望，提出了一個好房子的圖樣來，究屬好不好，也還是另一問題。兩者相較，無疑的他的嘗試要比我的更爲基本，更爲腳踏實地。也無疑的，他這一番工作應該先做，我的則失諸過早。

我對於功能學派一向沒有深究過，近年和孝通不時接觸，始取得更進一步的認識；這認識是不是已够清楚，下文所作一部分的交代是不是已夠明白，還希望孝通和其它同學派的朋友指點出來。我對於這比較新穎的學派是相當的欣賞的，倒不是因爲它新穎，乃是因爲它於推陳出新

之中能比較的綜合，比其它社會學派或文化學派為更有題目中所用的匯字的意趣，下文亦已有說明。不過有一點我希望孝通和其它用功能論的眼光來研究社會與文化現象的朋友們要注意提防，就是下文所論的一般的『我執』心理，特別是此種心理所養成的『一切我自家來』的傾向。功能論既已很有匯的趣味，洵如下文所論，它所稱自家之家，門戶自不致太狹，派頭自不致太小，事實上它和別人所已發生的『通家之好』已經是很顯著；但大門牆可以出小氣派，表面的通好可能是實際的敷衍，還是不能不在提防的。例如即就孝通所論列的生育制度而言，功能論者是充分的承認到所謂種族綿延的生物需要的，這表示和生物學已經有了通家之好，但舍此而外，一切構成生育制度的材料與力量，一切其他的條件，好像全是社會自家的了，文化自家的了。這是事實麼？我以為不是。鳥類構巢，蜂蟻之類造窩，若論居住的基本需要，它們是和人類一般無二，即同是天賦的要求，是生物學的；但鳥類蜂蟻沒有文化，所恃的全屬於心理學所稱的本能，即一種生物的自然傾向，何獨一到人類，全部的居住制度或任何滿足一種基本需要的制度，便除了基本需要的最起碼的一點而外，都算作社會與文化之賜而和自然的傾向完全絕緣了呢？鳥類蜂蟻是完全本能的，人類則除了起碼的一點而外，全是文化的，在事理上總有一些講不大通。我看問題還是出在『我自家來』的身上，能自家來總是自家來，能不仰仗別人就不仰仗別人，如果把這種精神用在一個人的自尊與獨立的發展上，用在教育事業裏，原是極好的，但若用在學術的領域裏，我們所能得到的，充其極，可能具表面上很完整，內部也很玲瓏精緻的一大個歸根是演繹邏輯的結構，而和現象的

比較通體的解釋或洞澈的認識不大相干。這就陷進一切學派的泥淖了，學派的主張既成爲不可動搖的大前提，於是一切探討的工夫，名爲自果推因 實詞自因尋果。

孝通在這本稿子裏，大體上並沒有表示一切都要自家來，因爲他的準備比一般社會學者或人類學者爲廣博，包括多年的生物學的訓練在內。不過提防還是需要的。學者總希望自成一家言，自成一家當然比人云亦云、東拉西扯、隨緣拚湊、一無主張的前代的筆記家和當代普通的教科書作家要高出不知多少籌，但如求之太亟，則一切自家來的結果或不免把最後通達之門堵上。孝通在本書裏有若干處是有些微嫌疑的。在不察者可能認爲一家之言，必須如此說出，否則不足以爲一家之言。但在博洽明達的讀者便不免以『自畫』兩字目之了。有一兩處最後已經孝通自己加以改正。至於本書條理的暢達軒豁，剖析的鞭辟入裏，萬變而不離功能論的立場，章法井然，一氣貫串，則也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在學殖荒落、思想雜糅的今日，也正復有它的貢獻，初不因我的期勉的話而有絲毫損色。不過我深知對於孝通的作品，外間欣賞以至於恭維的反應決不怕太少，陳義較高而互相勗勉的話還得讓老朋友來說。

大概孝通是要我說這一類的話的，所以要我寫這篇序；我也樂於接受這差使，因爲我比較能說的也就是這一類的話。我說過，我對功能論沒有深切的研讀，我不能用同一學派的立場，就孝通的議論，或加以推挽，或尋求罅漏，而寫成一篇就書論書的序；我只能就一個更廣泛的立場，更超脫的展望，抱着對孝通一個更通達遠大的期待，寫成了一篇代

序；好在在這樣一個立場、展望、與期待之中，功能論還是有它的不可磨滅的地位。

## 二 釋派與匯

天下凡屬有發展的過程的事物似乎都取一個梭子形的公式，起初單純，中段複雜，末了又歸於一種新的單純；或起初儻侗，中段分化，末了又歸於一種新的儻侗，我們叫它做綜合。如果延展下去，這儻侗或綜合可能是又一節新分化的準備，而終於再來一個梭子似的過程。自然現象一切有循環性的東西都可以說是採用了這樣一個公式，因為我們知道、所謂循環也者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循環，好比一根鐵絲做成的圈子似的，乃是一度循環之中，必有一個比較分化而複雜的段落，而循環的起點與終點也並不啣接，即可能是彈簧式的。植物化學家所盛稱的育氣的循環(The nitrogen cycle)就是如此。水的循環，大之如液體與汽體的更迭變化，小之如江河湖海的流轉分布，也都循着這個公式。生物滋長與嬗遞世代，由種子發展為筒體，由筒體歸結到種子，走的也是這條路。而筒體由單純的幼沖時代，經過成熟而繁變的壯年之後，以歸於衰老，也有相似的情形，因為衰老也是比較單純的；以人而論，文學家如莎翁就稱之為『第二個童年』；一個人經過了所謂不惑、知命、耳順的年齡之後，總是比較的飽經風露，鑪火純青，看得開，放得下，換言之，他的生活必然的要比壯年人簡單得多了。

文化、學術、思想的演變也似乎未能外此。把人類文化當一個總集體看，如此，把民族文化或文化的各方面分開來看，也復如此；不過如果



分開了看，有的民族或方面所已經談的可能不止是一個梭子罷了。就思想一方面論，以中國為例，春秋戰國以前，是單純的一個時期，春秋戰國那一段，百家爭鳴，不衷一是，是分化而複雜的，而秦漢以降，儒家蔚為主流，又復比較的歸於綜合單純，以迄於最近，好像又正在醞釀着一個分化而複雜的新時期。以西洋為例，也有相似的形勢，荷馬所代表的希臘時代的思想說不上複雜兩個字，從希臘全盛到滅亡的時期，好比我們的春秋戰國，是變化多端的，而自基督教的傳播以迄於三四百年前，顯然又歸宿到一個雖不融通也還單純的段落；三四百年以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興起、工業革命等等，一面是思想日趨複雜的因，一面也未嘗不是思想日趨繁變的果；目前西洋的思想還是在這第二度分化與夾雜的段落之中，短期內是否會有一個新的綜合，雖不可必，但端倪已經有了一些，下文當續有討論。

時人喜歡把思想比做水，例如說『思潮』。水是動的，絕對的止水或死水是不能想像的；思想也是動的，自身的發展是動，與生活的相互影響也是動，絕對不動的思想也是一樣的不能想像。所以在相當限度以內，這比喻的用法是有它的方便的。我在本文題目裏也用到形容水的兩個字，派與匯，派指思想的分歧，匯指思想的會聚，派是分析，匯是綜合，派是家數，匯是集成。學派的說法是一向有的。匯的說法也是明說暗說的都有；『百川學海』一類的書名是暗說的，『文匯閣』，『文匯報』一類的名稱就明說了。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每一子每一家是一個學派。到孔子被人稱為『集大成』，就有匯的意思了，是否真集大成，真匯。固然是另一問題。孟子說孔子，提到『河海之於行潦』，那匯的意思。

更是顯然；又提到『盈科而後進』，那盈科兩字也有匯的意思，至於後代的學術思想究屬進了沒有，那也是另一個問題。

### 三 社會思想與匯

上文說到西洋的思想三四百年來始終是分化而繁變的，這自然是一個大體與綱要的說法。若論其目，則大分化之中也未嘗沒有小綜合，大紛紜之中未嘗沒有單純化的企求，流派的大奔放之中未嘗沒有匯合的嘗試。十九世紀就是這樣一個企求與嘗試的時期。就社會思想一方面來說，我們很容易聯想到幾個嘗試的人，孔德、達爾文、斯賓塞爾、馬克斯、福洛依特等，不過福洛依特已經跨到二十世紀的初年了。這幾個人中間，孔德是相當成功的；達爾文所注意的事實雖若限於生物方面，但他所提出的匯合的原則——演化論，經由斯賓塞爾、赫胥黎，以及大批的所謂社會進化論者的引伸推廣之後，確乎發生過不少融會貫通的力量。馬克斯和福洛依特都有一番『匯』的苦心，但因其專門注重生命的真實的某一兩個方面，有如飲食男女，其結果，至少就思想一方面說，適促成了派別的加強的發展，比較通盤的匯合的影響無由見到。如果生命的真實，推本窮源，只限於飲食與男女兩件大欲，則馬福兩人雖沒有一人得窺全豹，至少還能平分春色或平分秋色（究竟是春色秋色，要看讀者的襟懷，在此無須確定），而事實上生命的真實所包含的似決不止此。

說到孔德的嘗試相當成功，我們又很容易的會聯想到他的『科學的級層說』，後來演化論發達之後，又有人叫做『現象的演程說』。正

唯各類現象的演出有先後遲早，斯各門科學的地位有本末高下，無論級層說也罷，演程說也罷。從此以後，我們對萬殊的物象，算是有了一個綜合的看法，如果宇宙有如一掛大綱，自由其脈絡可尋，從此也就綱舉而目張，通體可以概見了。也無論用的是那一個說法，以至於其它大同小異的說法，有如斯賓塞爾的無機、有機、超有機的三界說，我們總承認，宇宙肇基於化學物理的種種活動，進而發生生物、生理、心理的種種現象，再進而產生社會，形成文化。中間的小層次不論，這下、中、上的三層與層層相因的原則是確立了。這最上層的社會與文化，儘管氣象萬千，變化莫測，決不是無端發生的，決不是單獨創出的，也決不是獨立的、隔離的、而與理化生物的境界全不相干的；儘管花明柳暗，別有洞天，卻並不在天上，而依然以尋常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做基礎，也始終和洞天以外的天時地理、山川陵谷毗連啣接，可以出入交通。這一點小小的綜合，在目前看來，雖若老生常談，卑不足道，在立說的當初，卻自有其開拓襟懷、網羅萬有的意義，令人油然而起宇宙一家，萬物一體的感受，而使紛紜雜選的思想學說得收衷於一的效果。

達爾文的貢獻也就是在這條路線上。不過廣狹的兩部分。廣的就是適用於一切現象的一般的演化原則，可以歸入上節的話裏，無須重說。狹的部分是所謂有機演化論，就是就三界中的中間一界特殊的作一番原委的推尋與因素的剖析。這推尋與剖析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起點是馬爾塞斯在他的人口論中所已發揮的蕃殖與其限制的普遍事實。第二步是變異與遺傳現象的發見與觀察。第三步，由於變異與遺傳的事實，進而推論並注視到物類間的競爭（事實上未嘗不包括物類之間的

互助現象在內)。第四步，終於到達一個適者生存的結論，所謂淘汰或選擇者是，而所謂適，指的當然是變異或遺傳品性與環境的兩相調叶，而選擇的結果便是各個物種的形成了。蕃殖、變異、遺傳、競爭、選擇或淘汰、調適或位育，與最後物種的形成，一邊是生物學家所觀察到的現象，一邊也就成為演化論者的幾個基本概念，其中一大部分也時常被稱為演化的成因。我敍到這些概念，因為它們對於前途社會思想的繼續發展大都有很密切的關係，說見下文。

#### 四 社會思想與派

不錯的，孔德與達爾文所做的都不能不說是一番集成與總匯的工作。不過學術思想是動的，是要繼續發展的，大概不會因有人加以總匯而從此停頓，從此安於一個盈科而不進的局面；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國思想界固然發生過這種情形，在求知特別迫切、競爭特別劇烈、而科學方法已趨於成熟的近代西洋是決不會的。一向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近代的天下大勢，分雖可久，而合則未必持久，於是從十九世紀下半以迄於今，於一度總匯之後，緊接着一個新的分派的局面，而『派』的種子原早就寄寓在『匯』的中間。這話就又回到孔德與達爾文了。

現象的演程或科學的級層就替分派的趨向種下一個根苗，每一個『程』或『層』逐漸引伸、擴展，而獨立自主起來，終於成為一個學派。上文簡括的只說了三個級層，其實還不止此。化學與物理可以分做兩層；而生理可以從生物裏劃分出來；後來心理學日趨發達，駸駸乎自成

一層，社會與文化，不用說，也大可以分成兩層。這樣一來，派別就已經多得可觀了。還不止此。每一層次本身就並不簡單。物理中有數理，其它級層的現象中也未嘗沒有數理，數理是經，一切科學是緯，從笛卡爾以來，要成一門科學而不講數量的分析，是大家公認為不可能的；於是社會思想的學派，可能又添上一個數理派，單獨存在，或作為理化派的一個支派，而事實上確乎有。它如力學、重學、等也都演成若干支派，所以物理學派也往往叫做機械學派。循了層次上推，接着是一些地理學派，我說一些，因為其中也不止一、二家數，有的注重天象天氣，有的着意地形地勢。有的關心居家區位，產物作業，這樣已經是好幾家了。以上都屬於所謂無機的級層。

再上是生物派了。這一派的分支之多是更在機械與地理兩學派之上。生物體和機械體不同，是所謂有機的，即部分之間有一種活的功能上的緊密的聯繫。社會思想家中有人認為社會就是這樣一個活的物體，於是就有了有機論的一個支派。在生物學界裏，這有機體的概念是在演化論發展之前早就有的，不過接着我們就要想到達爾文了。蕃殖的概念產生了人口論或人口數量論的支派；人口論不是人口學，人口學是研究人口本身的，人口論是想以人口的蕃殖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變遷的一個解釋的。變異、遺傳、選擇三個概念是分不開的，因此也有人引為根據，構成一派解釋社會的理論，認為社會的治亂、文化的盛衰、民族的興替，可以用變異的多寡、遺傳的良窳、選擇的正負來說明；所謂優生論或民族品質論的成為一個支派，就是這樣來的。競爭的概念則演而為一派戰爭論，有的認為社會進步非仰仗戰爭不可，有的認為初期雖然如此，

社會文化進展到相當程度，暴力之爭勢必減少而歸於消滅，所以這派的内容也並不單純。物種的概念也沒有落空，所謂種族論，或種族武斷論，認為種族有高下優劣，一成而不易變，愈以為不變，則其為武斷也愈甚。這些支派之間，不用說，有的是比較獨立的，有的不免彼此糾纏，例如選擇論之於種族論，有的不大武斷的種族論者大都是接受了選擇論的。演化學理論裏一大堆概念中唯一沒有演成一個社會思想的支派的似乎只有『調適』或『位育』的概念，可能是因為它是比較的最富有綜合性，最有『匯』的意味，大凡講調適就不能不講關係，每箇物體本身內部的關係，物體與物體之間的關係，物體與所處境地的關係，都得講求到家，因此就不容易分而成派，不特不容易從有機的級層分出來，抑且不容易和無機及超有機的各級層完全絕緣，獨行其是。不過至二十世紀初葉以後，特別是最近的一二十年，上面這一段話又見得不甚適用，位育的概念終於幫同推演了一個新的學派出來，說見下文。

心理學是比較後起的一門科學，孔德在他的級層說裏根本來不及提到它，後人雖有意把它補進那級層的祖廟裏去，但昭穆的地位很難確定，有的人，即心理學家自己以及對心理學特別阿好的人，主張設位應在生物學之上，社會學之下，意思是，心理現象雖須溯源到生物現象，它自身則是社會現象的生命賦與者；另有一部分人卻以為沒有羣居生活的交相感應，則根本就不會有我們所瞭解的心理生活，我們的心理生活，和動物心理不同，動物心理可以老老實實的歸入生物學與生理學，而我們的不能，我們的心理是團體的、社會的，所以位應在社會科學之上，也就是在社會科學之後。這一筆官司現在還並沒有打完，我們留待

下文再論。不過心理學者一面對外打這官司，對內卻也有閥牆之爭，就是，也有派別分化，例如本能論、行爲論、與情欲興趣論。本能論與情欲論和生物學派的遺傳論很近，承認一切社會行爲有先天的傾向以至於先天的命定；行爲論則和生理學有密切的關係，不過研究的人但就行爲的表見下手，但就看得見的事物刺激與動作反應着眼，生理的內幕他是不管的。大概的說，三個支派之中，本能論和情欲論與生物的級層爲近，而行爲論則不得不傾向於社會的級層，因爲刺激的來源與反應的對象多少總有好幾分社會的意義。

社會與文化的級層不妨併在一起敘述。孔氏的科學級層裏原先沒有列出文化，大概認爲科學而外的一般文化可以納入社會的級層中，不須另列。到演程說出，始明白把它列入，位在社會之上之後。換言之，如果級層與演程可以比做一座塔的話，這些是塔頂上的一二層了。欲窮千里日，更上一層樓，行百里者半九十，這一二層的地位雖極崇高，其所經歷的風雲變幻也較其它層次爲多而親切，但總須以在前在下的各級層做基礎，一個虛懸的塔尖，或一座浮空的臨春結綺一類的高閣的建築，是不能想像的。上文所敘述的許多學派的所以存在，所以發展，目的可以說就在教這塔尖不落虛空。這些學派中人各把解釋社會與文化的理論，一套一套的擡出來，倒不完全因爲他們都是好事之徒，想巴結社會，討好文化，也不完全因爲他們有些中國人脾氣，想以賣老或自居長輩的方法，來佔人家便宜，還是因爲各級現象之間是存在着一種不容抹殺的本末先後與前因後果的關係，社會與文化既屬後起，儘管挺秀有加，令人敬畏，在追尋種種成因的時候，自不宜完全數典忘祖，飲水忘源。可能因

爲這種態度發展得過分了些，不免引起反感，也可能因爲祖宗太多，各說各的，歷久不衷一是，也可能因爲有的理論所從出的級層畢竟是太遠了些，中間跳過了好幾個其它的級層，說出話來總有幾分不着邊際，隔靴搔癢——這一類的原因終於湧出一個反應，就是從事於社會與文化研究的人自己在其所屬的級層中尋求解釋，而形成了若干理論的套數。這便是社會學派與文化學派的一大部分的由來了。社會與文化級層中的部分特別多，關係也特別複雜，所以自謀解釋的努力本來就可以收幾分效果，但學派中人到此，不免更強調這『自謀』與『自家來』的原則，求人不如求己的原則，並且進一步的認爲理應如此，別級層中的學者的闖入社會與文化的領域是越俎代謀，是舍己耘人，多少是一個錯誤。這態度一來，其所以成爲一兩個單獨的學派，就更見得壁壘森嚴了。

社會學派的支流自也是不一而足。其分化的根據是一些概念上的不同與着重點的互異。我們不妨先把這些概念比較拉雜的臚列一下，事實上也很難避免拉雜，一則這些概念本身就不夠清楚，再則它們中間也不免有掩蓋與重複之處。每一概念自必有其對待，例如：形式對待內容；純理對待事實與問題；人與人間的倫敘關係對待人的自身；集體的表象對待個人的行爲；意識環境的外鑠對待人的固有；動態對待靜態；常經對待畸變；一般的結構功能對待零星局部的分析，等等。每一對概念的上面一個是社會學派的支派們所特別注意以至於認爲非從此着眼便不足成爲社會之學的，至於對方所包括的種切，則雖在社會之內，雖未嘗不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卻不是社會研究的道地的對象，而應該交給生物學、心理學、以及其它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之類，歸它們去堆



敲。這樣瞭解的社會學與社會思想，因此有人就稱它們為道地社會學與道地社會學派，好比道地藥材一樣，也有人稱此派社會思想為唯社會論，好比唯心論唯物論一般。

文化學派，也有人叫它做心理社會學派，從某一種方面看，可以和社會學派劃分得相當清楚，就是它比社會學派要具體。『不求人』的精神，上文說過，是一樣的。比較具體之所在是它能運用文化的多方面或某一方面來解釋文化，解釋者雖祇是文化的一二方面，而被解釋者當然是文化與社會的全部了。到目前為止，用文化的一方面來解釋社會文化全部的努力自然也不止一家，其中歷史比較最久，而也最有些效果的是經濟與生產技術，就是馬克斯的一派，其次是宗教與倫理，再其次也許是法律，嘗試的人都不算少。它如教育、藝術、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科學、哲學，零星提出的也頗不乏人。即就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救國論調與改革論調而言，已經可以看出此種情形來，發為議論的人雖未必都成派別，但信念既篤，主張又很絕對，行動又很積極，可知成派的趨向，始終存在，所缺的是一些成套的理論工夫而已。讀者如不厭嚙嚙，我們不妨極簡單的數說一下。在經濟一方面，民生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一類的議論，我們應有盡有，是最不憚煩言的。基督教的『中華歸主』運動，其它宗教的有組織的努力，孔教會或孔學會一類的團體活動，政府對於心理建設的號召，新生活運動的提倡，一般人對於世風與人心不古的煩言，則都假定如果宗教與倫理上了軌道，全部的社會生活便得所安定，諸般的社會問題便自然解決。從清末維新以至今日，全部法治的主張，全部教育的努力，自各有其一些社會思想的背景。文字與